

網鑑易知錄

綱鑑易知錄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

通鑑綱目正編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同韓

周紀

威烈王名午考王之子在位二十四年諡法彊毅執政曰威東德尊業曰烈○

初命三晉為諸侯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度為諸侯○初命何病周也三家分晉各三子始

裏子卒桓子立桓子卒獻子立獻子卒籍立魏自桓子始桓子孫斯韓自康子始康子孫智氏分晉各三子始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

智果諫立瑤

初智宣子將以瑤伯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

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

趙簡子立無恤

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志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

智國諫智伯

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也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

綱鑑易知錄

卷二

周威烈王

一原卷五

一至四

段規請與

地

任章請與

地

武謀智

韓魏滅

伯

伯才勝

謀為智

報仇

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也細行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

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瑞蟻蜂蟻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

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剛不仁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習也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

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以無故

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

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桓子亦與之智伯又求蔡臯狼蔡地故邑本春秋之地

於趙襄子無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聲去者曰長今山掌西子路

縣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疲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今直隸廣之倉

廩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祝也尹鐸之所寬也民

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韓智伯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寗產蛙民無叛意音郢疵謂智伯曰韓魏

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

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智伯不悛改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

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低

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

地唯輔果即智在

司馬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

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其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

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若得愚人然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

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便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匕首短入襄子

宮中塗廁也廁溷池也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讓

豫讓無所為而為

魏文侯不期失席人之

直君仁則臣

富貴者驕

貧賤者驕

達視其所

相親其定

又漆身為癩變其容其吞炭為啞變其音其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惟解氏為長故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如字委質猶言致身也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乃殺之

致堂胡氏曰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者伯無後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真可謂義士矣

目魏文侯魏以下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戈段干木之廬必式式車前機木有所敬則俯而過之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

與羣臣飲酒樂洛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古狄都今直隸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羣

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仕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

翟宅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

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謂左方之聲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

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義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

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

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

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賢事

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魏則璜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

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館也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卜相

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今山西汾州府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為憂臣進西門

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附臣進屈侯鮒鮒以耳目之所睹

吳起歸魏
文侯
李克論吳
起
吳起為卒
吮疽

貪則一

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食祿十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璫再拜謝曰鄙人失對願卒為弟子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娶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敗齊師或譖之曰起始事魯魯人死不肯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穰苴田完之裔先為齊大司馬故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為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穰苴也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旋踵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東萊呂氏曰吳起為人貪財好色及為將則與士卒同甘苦卧不設席行不騎乘是起前則貪後則廉也起非是後能廉也前之貪是貪財後之與士卒同甘苦乃是貪功名之心使之其事雖殊其貪則一今漁人以餌致魚非是肯捨餌也意在得魚也單竟貪心所使也

趙烈侯趙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愛鄭歌者槍鏑石二歌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每人賜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作吾今直隸直定君姓名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猶言以仁義烈侯道由然自得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舉度鐸功德所與無不充稱其功德君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上下皆具曰襲

己卯二十四年王崩子驕立

安王名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年

庚辰安王元年

壬午三年號山在河南河南崩壘河

甲申五年盜殺韓相俠累名俠累音規作史持取韓政者之列傳若有深嘉樂予之意向微君子直筆書

肅政刺侯
累憂

田和還君
海上
田和求為
諸侯

在德不在
險

舟中敵國
吳起田文
論功

有則十戰之下矣。目侯累與濮陽今山東濮州嚴仲子有惡作陳仲子聞軹止。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人聶念入政之
勇以黃金百鎰四兩為鎰。二十為聲。去政母壽。敬曰壽欲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
仲子乃使政刺侯累。侯累方坐府上。兵衛甚嚴。聶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抉淵入。眼刺其面皮出其眼。韓
人暴僕其尸於市。購財求也。以問莫能識其妙。英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
以絕蹤。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政尸傍。

庚寅十一年齊田和田恒遷其君貸康於海上。食一城。

綱壬辰十三年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於濁澤。在山西平陽府解州。求為諸侯。前書田和還其君於海上。繼書明求為諸侯。則其篡奪之實固不

可誣。周既不能制三晉於前。其能制田氏於後哉。比而觀之。目田和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
侯。王許之。

甲午十五年魏吳起奔楚楚以為相。目魏武侯子擊浮西河在直隸真定府冀州西。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

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湖名在湖南岳陽府。右彭蠡江名在湖南彭澤縣。而德義

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西北距河東南據濟。右泰華即西華縣在陝西。伊闕山名在河南洛陽府。而德義

在山。西瀾安府在山西瀾安縣。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山名在山西。右太行山名在河南。而德義

在真定府縣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

也。武侯曰。善。魏相田文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

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

鄉。向韓趙實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王少國。疑大臣

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祝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

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彊兵破遊

說稅之言。從宗橫宏者。獨居之以六攻一為從。以六離六為橫。故從曰合。橫曰連。於是南平百越。越非種。

命田和諸侯

故曰北卻三晉趙魏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

乙未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為諸侯

庚子二十一年楚君類悼卒楚人殺吳起則愈於衛殺矣然書殺晉衛鞅見六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

壬寅二十三年齊侯貸康卒無子田氏遂并齊法書遂何罪辭也然上書

乙巳二十六年王崩子喜立

三晉韓趙魏共廢其君俱酒公為家人而分其地

烈王名喜安王之子在位七年諡法東德尊業曰烈

丙午烈王元年

辛亥六年齊侯威來朝書來朝何嘉尊周也入綱目三十四自周之衰諸侯不王今齊乃能特舉

書此蓋亦樂予人為善之意目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威王齊侯封即墨大夫

使人視即墨田嘉不惑也齊威王召即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大夫語去聲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

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聲平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今山東阿縣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東昌府濮州鄆今山東阿縣取

薛陵在兗州府滕縣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悚懼莫敢

節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壬子七年王崩弟扁立

顯王名扁烈王之弟在位四十八年諡法未詳

癸丑顯王元年

丁巳五年秦敗三晉之師於石門在山西平陽府解州賜以黼黻之服月令黼黻文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蔡氏

秦孝公發憤修政
望見西
方
衛公孫鞅
入秦

衛鞅變法

曰：若斧形，鑄之於炭，取其剛也。然則三晉之師，於石門，顧敵之賜，周之所以自免者，未矣。書悲之也。
己未七年，秦伯卒。其傳也。秦獻公夢子孝公立，是時河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皆以夷狄遇秦，擯斥之，不得與。預中國之會盟，明於是，孝公發憤，修政，欲以彊秦。

庚申八年，彗。遂位星，見西方。彗，竹掃帚也。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色蒼則王侯破，天子若兵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處起，長大見。衛公孫鞅入秦。鞅，秦之舊臣，秦孝公之舊臣也。秦孝公之舊臣，秦孝公之舊臣也。秦孝公令國中

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謂裂土以封之。於是衛公孫鞅聞之，乃西入秦。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堙之中，庶子名衛鞅，年雖少，去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默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孝公大悅，與議國事。

壬戌十年，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謂目書律令多矣。未有書變法者，書變法者，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循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二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乃以鞅為左庶長。官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五家為保，十家為連，而相收

司，相糾連坐。去聲。一家有罪，九家舉。發也。連坐，發若不解，舉則十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同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除。其除其身，謂除免。其身從事末利，商工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孥，妻子沒為官奴婢。宗室非有軍功

周顯王

四 原卷五 十三至十六

周顯王

周顯王

周顯王

周顯王

徒木立信

小人狙詐之術

皆從木所

齊魏論實

齊伐魏以殺趙

論平聲也不得為屬籍不得入宗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雖次名田名田古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庸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擊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行期年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擊刑在墨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不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勿軒熊氏曰或問商鞅徙木立信果可以為信乎曰此小人狙詐之術非信也然則溫公稱其信以舊民荆公贊其令之必行非斂曰溫公不識王伯故有此等議論若荆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怪乎喜而贊之也昔者聖人之治世也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法獨一政之出堅如金石於以定民之心志一令之施確如四時於以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法獨一政之出堅如金石從於是特假取木之小事以刻薄狙詐之資欲售其富彊吞并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信於民者蓋如此豈有一則臣不敢違矣後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為馬廷無言皆從木之所致也嗚呼小則臣不敢違矣後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為馬廷無言皆從木之所致也嗚呼小徙之術正如毒藥也病無一論其效而其清陽功利之移人甚矣魏見八卷二十七趙徙之術正如毒藥也病無一論其效而其清陽功利之移人甚矣魏見八卷二十七趙

丙寅十四年齊魏會田也於郊南徐州沛縣書會田於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縣名故城在山東則楚人不敢為寇有盼子田者使守高唐今山東東昌府高唐州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則燕趙之人從而徙者七千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總丁卯十五年魏伐趙圍邯鄲丹平府邯鄲縣初孫臏頻上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短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

批九樓虛

明主受噴

榮待有

功

田

聖人官人
猶用木

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至是謀救趙以贖為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使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支車載衣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拳○秦音綰繩也蓋以理亂絲為喻言雜亂紛糾者當救關者不搏搢○搢手擊也拙亢○同航擣虛謂擊其要處也徐解之不以急持拘將也○拘音拘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解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鼓音幾今梁魏都今山西引兵疾走其都也即下文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解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鼓音幾今梁魏都今山西縣之輕兵銳胃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庚午十八年韓以申不害為相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黃帝老子之刑名本於黃老法清簡無為刑名而主刑名以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王愛一嘖○嘖同聲貌一笑嘖有為○嘖有為去聲笑今袴豈特

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辛未十九年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書始何罪井田上世之良法也自黃帝畫野分州更唐虞夏

而廢之又從而更賦稅之法○衛鞅築冀關宮庭然其記也○然其記也列教令當於此門關也○此門關也關在門兩旁中央開其變古之罪不可勝誅矣○上圖下方以其懸法謂之象魏象治象也魏者其狀巍於咸陽府咸陽縣西安徒都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上觀兩觀雙植中不為門是觀與象魏關一物也○其狀巍於咸陽府咸陽縣西安徒都然高大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兩觀雙植中不為門是觀與象魏關一物也○其狀巍於咸陽府咸陽縣西安徒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朱有塗便是阡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如遂陌之外有地則又開在那裏先王所以如此者乃是要在經界恐人相侵○今商鞅却破開路便是阡陌作田處便作田更不要在齊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遂溝也桶○桶也權衡○桶上曰衡丈尺桶○桶也權衡○桶上曰衡丈尺

桶○桶也權衡○桶上曰衡丈尺

癸酉二十一年秦更耕賦稅法

乙亥二十三年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衛故侯爵也不書曰復而曰貶何著其心初子思言苟變

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

周顯王

五原卷五

十七至二十

二卵棄干城

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

風干也武夫公侯干城○外而音九武貌

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去聲者

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

而悅人讚已闇暗莫甚焉不度

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

若此不已國無類矣類種類言必亡也

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

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

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

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也

從生詩曰貝曰子聖誰知爲之雌雄相類而辨者也言皆自以爲

聖人則誰能別抑亦似君之君臣
其言之是非

綱 庚辰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

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目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

名大臣而謀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

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除

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為餌以救韓直走魏都

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

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趨利者蹶也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

齊軍入魏地。煮十萬竈。明日煮五萬竈。又明日煮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吾地三

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奪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一日行逐之孫子度銳其着當至黑陁直隸大

東朝馬陵道阻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礮輒也

而伏期也。日暮見人舉炬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炬之。讀未畢。萬壑俱發。魏臣大驚。汗不自勿聲。

遂成堅重堅一之名齊臣乘勝大則戮臣廣太子申

辛巳二十九年春，衛華什妻言：「幸其壯公子以出，而見之楚，虜河西地方，毒從者大，許春，桂華為商。」

元公曰春之其妻厚老人在朕心之毋非妻位春昆妻位今以君之賢耳臣來

秦人謀衛

為法之弊

趙良說商君

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向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遣書曰吾始與公子驪歡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印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印虜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魏都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徙大梁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見上卷秦封鞅商於商州於在河南南陽府內鄉縣十五邑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

癸未三十一年秦伯卒秦人誅衛鞅滅其族人眾辭也誅例有二書伏誅者重辭也直書誅者快辭也以滅六國亦以自滅其國鞅之相秦用其詐以滅秦國亦以自滅其家明書於冊所以示天下萬世之戒

亡欲止客舍舍人舍人主曰商君之法舍人來舍無驗無文憑者坐去之罪坐舍商君數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內納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四體及首繫於五馬以徇行示盡滅其家初商君用法嚴酷步過六尺者秦量田以六尺為步過六尺則田畝寬而稅少有罰吾吏於道者被刑嘗臨渭水名在陝西為相十年人多怨之嘗問趙良曰我治秦孰與五殺古○殺大夫百里奚自賣以為相號五殺大夫賢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直言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

百里奚宛人宛屬楚楚號荆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立晉惠公一救荆禍懷公文公一救荆禍未詳曰其為相也勞不坐乘去聲暑不張蓋及其死也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去杵曲禮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聲今君之見也因景監以為王見上卷十四其從政也陵轢蹠也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十五卷杜門不出已八年矣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而無變計秦王一旦捐也棄賓客人君死不敢斥言故託言捐賓客

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捕而殺商君不聽居五月而難作

雙湖胡氏曰：孰至是，雖有變計，亦無所施矣。何則？百姓者其讐也。六國者其敵也。惠文王之怨不可平，公子虔之刑不可補。商於蕞爾之地，不足以自蔽也。欲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為而可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之徒，蕞爾小貌，亦可以少戒哉。

乙酉三十三年，孟軻至魏。法書至，無事不書，比其書何特筆也。鄒孟子鄒人名軻，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是歲魏惠王卑辭厚禮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至梁。

丁亥三十五年，楚滅越。

戊子三十六年，韓侯卒。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楚大夫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前年秦拔宜陽，今河南河南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也。故曰不時至是門成而昭侯薨。

燕趙韓魏齊楚合從，宗以擯秦，以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說以為長何著六國之志也？從橫之時也。從橫見上。初洛陽府洛陽縣人蘇秦說秦，秦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願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韓魏也。臣以天下之圖按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而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預其憂故臣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擯秦。秦令其將相會盟，洹水水今直隸大府魏縣之上，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關關名在河南，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賚之以約於諸侯。秦乃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府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韓地有盡而秦求無已，鄙諺曰：甯為難口，無為牛後。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秦說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幘者奮擊，各二十萬，廐者養馬，徒隸十萬，車六百乘，去騎五千匹。

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幘者奮擊，各二十萬，廐者養馬，徒隸十萬，車六百乘，去騎五千匹。

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幘者奮擊，各二十萬，廐者養馬，徒隸十萬，車六百乘，去騎五千匹。

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幘者奮擊，各二十萬，廐者養馬，徒隸十萬，車六百乘，去騎五千匹。

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幘者奮擊，各二十萬，廐者養馬，徒隸十萬，車六百乘，去騎五千匹。

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幘者奮擊，各二十萬，廐者養馬，徒隸十萬，車六百乘，去騎五千匹。

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幘者奮擊，各二十萬，廐者養馬，徒隸十萬，車六百乘，去騎五千匹。

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幘者奮擊，各二十萬，廐者養馬，徒隸十萬，車六百乘，去騎五千匹。

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幘者奮擊，各二十萬，廐者養馬，徒隸十萬，車六百乘，去騎五千匹。

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幘者奮擊，各二十萬，廐者養馬，徒隸十萬，車六百乘，去騎五千匹。

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幘者奮擊，各二十萬，廐者養馬，徒隸十萬，車六百乘，去騎五千匹。

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幘者奮擊，各二十萬，廐者養馬，徒隸十萬，車六百乘，去騎五千匹。

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幘者奮擊，各二十萬，廐者養馬，徒隸十萬，車六百乘，去騎五千匹。

乃聽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臣願大王熟計之也魏王聽之秦說齊王曰齊四塞四面有山之國地方二

十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臨菑齊都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

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秦之攻齊則不然雖欲深入恐韓魏之議其後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

矣不深料此而欲西面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齊王許之乃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

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故秦之所害莫如楚楚之與秦其勢不兩立從親則諸侯割地以

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

國北報趙車騎輜載衣重車載物擬於王者

遂昌尹氏曰昔蘇秦并吞之勢已形六國之居皆不能如孟子所謂行仁政修忠信以捷其堅甲利兵

則為目前救急之計者合從之外亦未有他策蘇秦通達其機故不旋踵遂合於一惜其聲勢

學粹閩揭摩揅開也蘇秦秦恐請使與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

約之不可恃也蘇秦秦恐請使與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

解

癸巳四十一年秦客卿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以儀為相張儀者魏人與

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周高士姓名不聞以學從橫見上卷之術遊諸侯無所遇蘇秦召而辱之儀怒入秦

秦王惠文說之以為客卿他國人士仕秦為至是將兵伐魏取蒲陽今山西平陽府蒲州言於秦王請復以與魏儀因

說魏王惠文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今陝西十五縣以謝焉儀歸而相秦

丙申四十四年夏四月秦初稱王入綱目以來七十九年矣於是始書月詳秦僭也凡稱者不宜稱

丁酉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陝今河南蘇秦自燕奔晉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恐得罪說

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王宣以為客卿秦說齊王

周顯易和錄 卷二 周顯王 慎親王 七 原卷六 七至十

目前救急之計

蘇秦通燕

張儀相秦

秦初稱王

蘇秦奔齊

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敬齊而為去聲燕

綱戊戌四十六年秦相張儀免出相魏相魏儀之反覆固不足多責為魏國者不亦愚之甚耶

綱庚子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齊號薛公田文為孟嘗君**目**初齊王封田嬰於薛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號曰靖

郭君嬰言於齊王曰五官五大典事者之計也不可不日聽而數朔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嬰由

是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略說稅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王

家待賓客賓客爭譽聲其美請以文為嗣嬰卒文嗣立號孟嘗君招致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

千人名重天下

司馬溫公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今田文盜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書周書武成篇言紂為上侮其君下盡其民是姦人之雄耳書所謂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綱**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

魚之聚淵獸之聚藪

目孟嘗君聘於楚楚王懷去聲遺之象牀登徒楚直也送之當送象牀不欲行謂公孫戊曰足下能使僕無行者

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戊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

受象牀則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戊趨出未至中閭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

高志之揚也戊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司馬溫公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亦詐也

慎靚靜王名定顯王之子在位六年諡法未詳

綱辛丑慎靚王元年衛更敗號曰君前書敗號曰侯此書敗號曰侯見

綱壬寅二年魏君瑩惠王卒孟軻去魏適齊魏稱王矣其曰魏君何氏無二王也然則魏故侯爵也寫

綱得而子之魏君瑩卒下書孟軻去衛也自是五國皆卒**綱**癸卯二年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在河南秦出兵逆之五國皆敗走

綱甲辰四年齊大夫殺蘇秦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秦殺之**綱**魏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目**張儀說魏王襄曰梁魏都

南開封府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約從宗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
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
儀歸復相秦

乙巳五年秦伐蜀取之巴重慶府蜀成都府相攻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韓又來侵司馬錯措

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河洛也以臨二周東西周也見之郊

據九鼎又見三卷第三按圖籍挾天子以令諸侯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

下之市朝也挾天子得利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

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

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而又有禁暴止

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焉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

從之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彊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燕噲

千古之笑爾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齊而歸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

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

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祝也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自依不聽政顧反為臣

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報王而周亡諡法喪國心恤曰報子之殺故燕君噲孟軻去齊聖賢之出如鳳鳥之見其就其去

報王名延慎親王子在位五十九年丁未報王元年齊伐燕取之臨海子之殺故燕君噲孟軻去齊聖賢之出如鳳鳥之見其就其去

國之治亂分焉故前書孟軻去魏以病襄後書孟軻去齊以病宣

戊申二年楚屈匄蓋伐秦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宗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懷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

於齊臣請獻商於見上之地六百里楚王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何弔也對曰夫秦之所

網盤易知錄 卷三 周慎親王 報王 八 原卷六 十一至十四

司馬錯論
伐蜀

燕會讓國
子之

孟軻去齊

楚屈匄伐
秦
陳軫獨弔